

鼓楼车站东巷八号的玻璃花房



鼓楼旧照 资料图片

□汤国

玻璃花房里的花都枯萎了，因常年无人打理显得没落。几棵黄杨树老桩布满了青色的苔藓，铁皮桶锈迹斑斑，浇花的木勺铁箍已经脱离，木片漂在水面。从花房的规模可以想象，原先玻璃花房内植物茂盛、色彩绚丽、阳光灿烂、花香四溢，如今这些都已不在……主人匆匆离去，这一走就是永别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省委迁至南京，南京从首都变成省会城市。我们全家从无锡搬至南京，入住鼓楼车站东巷八号。我家住楼下，楼上住父亲的同事一家。主人换了，居住习惯改变了，生活趣味也随之改变了很多。玻璃花房仿佛是个多余的物体，无人问津。但是，这里恰恰是孩子们的兴趣所在，也是我无法忘却的童年记忆。

支撑玻璃花房的梁架摇摇欲坠，污渍斑斑斑驳，白色油漆早已脱落，玻璃上积存了多年的灰尘，雾气、水滴等留下各种斑迹图案，孩子们在玻璃上的涂鸦，被阳光反射出去，白光朦胧显得神秘、恍惚，并伴随陈旧的晶莹剔透，仿佛是一座古老的水晶宫。潮湿阴冷和无风的爆热，使得玻璃花房里聚集了水蒸气，烈日烘烤、雨水锈蚀、剥离、腐烂，玻璃静静地炸裂，在后来的那些年里每天都在发生。

花房位置在南院墙边的半地下，有三个部分的隔断组成，相当于三个房间的面积，整整一个大的斜面是花房的顶，由一块块三十公分左右的木框，镶嵌玻璃而成，正前方高出地面一米左右，恰好到孩子们的头部。孩子们经常把头探入那块缺失玻璃的木框，呼吸向外涌出的，带有各种气味的

的腐朽的水蒸气。

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冬季，玻璃花房给孩子们带来很多神秘的快乐。

南京高云岭片区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规划《首都计划》里已落实的重要片区。房屋建筑基本都是一户一个院落的花园洋房，其中有李宗仁公馆、法国大使馆等建筑，也有很多普通官员的居所。这些建筑群的规模、格局，并没有太多差别，有些普通官员的居所甚至比高官的居所面积还大，用材、用料、风格选择也更考究更高级。

经过这个片区，再往南端有一个小火车的站点，担负市区的交通重任。我仿佛见过小火车运输货物，火车站的搬运工时有从我家门口经过，大铁皮仓库的大门有铁轨进出，但我从来没见过有火车进入。再往南边百十来米，便是老南京们都知道的“红霞绸布店”，“南北货商店”楼上是“鸡鸣酒家”，西面有“鼓楼浴室”，“鼓楼百货商店”，过了马路就是“马祥兴”，“曙光电影院”……

鼓楼车站东巷8号（今紫峰大厦北）在高云岭片区南端，这种带有玻璃花房的三层楼青砖洋房，在当地也并非突出，是很普通的居民建筑。院子大门是木质的，连带着一扇小门，大小两扇门开合，是我们这些没有教养的孩子们玩骑马游戏的道具，孩子们都喜欢荡在上面。

我们最喜欢在冬青树丛里穿梭，它也是到达玻璃花房的一条趣味横生的小径。花房前是一片空地，我们疯玩时经常把晾晒的衣物打翻在地上，为此也没少挨过骂。花房里面的积水没过了膝盖，有人在水上搭了踏板，原有的石台、花架浸泡在水里，枯萎的根桩、枝桠一半暴露

出水面，上面爬满了各种昆虫和蚊蝇，吸引着蝙蝠和一些花花绿绿的不认识的鸟。

大人们早出晚归，孩子们肚子不饿是不会自己回家的。天将黑未黑，大人们如同密探一样，想象孩子们每一个秘密的玩耍地方，叫晚饭的声音传得很远。我喜欢小火车站旁巨大的铁皮仓库，当你敲击仓库墙壁，会发出隆隆的回声，悠暗的尽头漆黑一片，空旷里充满着死寂。分叉的铁轨，一直是让我犹豫的地方，到底往哪边走？犹豫的地方，也是经常被大人抓到的地方。天已大黑，家家户户十几瓦的灯泡被点亮，烧菜的味道遍布小巷，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越来越少，整个城市安静下来。

城市的上空，成群的麻雀惊慌失措地盘旋，直到精疲力尽掉落在地上。院内门外，弹石路面上，麻雀被孩子们一抓一个。黑夜到来，纸盒被划的声音阵阵作响。麻雀挣扎了最后一下，好像是一首安眠曲，所有的人都安然入睡，我也迷迷糊糊地睡了。第二天，麻雀没有醒来。

从江南水师学堂到三牌楼、马台街、湖北路、鼓楼街人鼓楼门洞，下黄泥岗经丹凤街、唱经楼、北门桥、进香河、香铺营、碑亭巷、大行宫……直到夫子庙，这是当年南京的主干道。我曾经与章品镇老先生一起走过，老先生从南师图书馆借了当年的地图，一路走一路说鲁迅兄弟上学的“水师学堂”，当年军统在鸡鹅巷怎么活动，原来那里有牌、楼、亭、阁、食肆、寺庙，原来的池塘、河畔、民居和府衙，曹雪芹写到的街巷……

中午我们在曲园酒家要了豆瓣鱼，在隔壁买了极好吃的酥烧饼。

鼓楼浴室楼上还有单人豪华盆汤，有节奏的“下活”声音此起彼伏，滚烫的毛巾把子在空中飞扬。我见过的最牛的洗澡客，是个一米八的大块头，胖，一双眼睛大而无神，目光迟缓，背语录倒是口齿伶俐。红霞绸布店也是大块头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卖布柜台的铁丝轨道，集中连接到结账柜台，商场上空如同蜘蛛网一般，皮筋木匣裹着钱和布票，在铁丝上飞来飞去，嗖嗖作响，吸引了排队人的眼光，也吸引着所有孩子的目光。结账的匣子推来飞去，营业员量布、裁布、开票、收款、找零、包装着实辛苦。后来安装了马达，传递速度均匀了，紧张的飞梭消失了。机器马达是真理，谁都无法批评机器的速度。

站在南北货商店圆形石阶梯上，放眼宽阔的广场，左前方下坡，有两个连在一起的8字形水塘，大人们都说这是日本人扔炸弹形成的。水塘里有蝌蚪、小鱼，还有青红黑紫的“小龙虾”，这是现在的叫法，我们小时候是直呼“龙虾”的。我们每天都能钓到龙虾，用竹竿系一根线，绑只青蛙腿，与网兜一同沉入水底，龙虾吃食物时慢慢提起竹竿，用网兜兜起龙虾，一会儿就能钓到很多。水塘有篮球场那么大，夏天也有小孩跳进去游泳，光屁股的居多，因为回家裤子不能是湿的。从水塘往东方向，地势渐渐升高，不远处便可见北楼。这里也是孩子们的天堂，尤其在夏天，池塘、柳树、草地……

鼓楼车站东巷的西出口连接着中山北路。车站东巷是一条不足八米宽的巷子，南侧是红砖砌的联排建筑，北侧都是独栋独院的建筑。巷子是东西向，东高西低是个小山坡，都是弹石路面，每天早晨会有很多人在路上生煤炉，阳光照在弹石路面，一缕缕浓烟在清晨燃起。车站

东巷西口连接中山北路，右手边有一个殡仪馆，再过去隔壁是一家五金厂，厂里有很多聋哑工人。殡仪馆的出殡队伍，经常会与五金厂上下班的人流汇合，碰到这样的事往往会引来路人驻足，那一刻的声音混合，各种身份服装的人等混合，增添了特别的氛围。

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还是玻璃花房。我们终于看到有人来修理花房了，他是街对面的一位老先生，六十多岁衣着邋遢，少言寡语，眼里也很少放出慈祥，对小孩子一点兴趣也没有。他一点一点将花房清理出来。开窗通风，整个玻璃花房没几天就干了很多，他弄了很多报纸，和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桃树胶，将玻璃一一遮蔽，门窗上也糊上了报纸。我的“水晶宫”就这么消失了，变成古怪的样子，更显神秘的感觉。我心目中的地盘被占领，他在里面到底要干什么？一天，我看见他用木板在花房最深处搭了一个床，在门上安了一把锁。夜晚，报纸花房内亮起昏暗的光线，老先生的身影在晃动。

玻璃花房的蜕变紧紧联系着一个孩子的牵挂。玻璃房报纸屋，是老先生的创造，他在此安居了几年，我问过大人们这个事情，回答永远是别管，小孩子不懂。

没有了昆虫和鸟，玻璃房子吸引力大大减弱。

那后来的每个暑假，我都会去上海爷爷家，我这个调皮捣蛋的麻烦制造者，总是被老人理解、被原谅。为了表现好，以至吃到红烧肉和那些精致的小菜，我帮着家里擦式笨重的家具和一些陈设，顺手乒乒乓乓乱敲一气钢琴，在拼花地板上冲锋滑行，抠出一块块马赛克和孩子们跳房子。精致的表姐气得要和我打架。在她看来，这个外地的野孩子真干了不少蠢事。

石库门建筑上的玻璃隔栅和玻璃花房的格子，在孩子眼里容易混淆。我总是忘记了自己在哪里。

汤国

艺术家，195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。童年随家人迁居南京，曾长期担任《钟山》杂志美术编辑。由其主持修缮的北京智珠寺古建筑群，获得2013年度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”。

